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重訂詩經疑問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重訂詩經疑問卷八

明　姚舜牧　撰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篇以修德凝命為主言文王之德昭升于天故受

天命以有天下後世子孫欲保守此命以常有天下

全在法文王之德觀首語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結語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便見得中間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是提醒極切要語

文王在上二句不是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

天之謂言文王在位之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德昭升于天而天命屬焉故周邦雖舊而受命則維新也在上云者葢周公與成王言之辭如今人稱已故宗祖云某公在上云爾先儒不察乃舍文王存日之德而稱文王既没之神亦謬矣且既說在上又說昭明于天理亦欠順

子孫不忍死亡其親啓口必云在上此是稱其存時不是稱其没後

頌堯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頌舜曰玄德升聞皆稱其德非稱其神也神則何以新天命哉周頌桓之篇云於昭于天亦以德言不以神言

有周不顯二句緊頂上說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有周豈不顯乎言王業浸盛也帝命豈不時乎言適當其時也

文王陟降二句正言當日文王在位時事凡一注想一動履凜然必嚴天命而常若在帝之左右者然此

其德之所以昭升于天也因上文但說於昭于天未明言其所以昭故復着此二句註首云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復云其神在天並不提起一德字恐非周公告成王之旨

亹亹文王即承上陟降左右說天命不已而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則其令聞之不已將有上逮於天者故天眷而陳錫之也此與上章本一氣貫

令聞本令德來令聞不已正見其昭升于天故緊接

陳錫語陳錫哉周侯以下正見其受命事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令聞不已令聞不已故陳錫之命亦不已

陳錫哉二句舊用周字句侯訓維而綴在下愚謂不然成王時同姓已就封矣周公欲張大文王受命而子孫悉蒙其庥庇故從侯服說到宗本上來若曰陳錫哉周侯皆文王之孫子也文王之孫子本爲王支爲侯百世而同休故凡周之士不顯而亦世焉初從

侯服說到本支又從本支說及臣子總是張美文王之德之顯受命之時覲不顯亦世不顯二字便見得侯諸侯也宗本為王支庶為侯是定理因說諸侯故錫字上着一陳字耳

不特此侯字不當解作維字即下章侯于周服侯服于周侯字亦不應作維字解侯諸侯也服侯服也當時天命在商商以天子臨周而周侯服于商帝既命商之子孫皆以諸侯禮事周是侯于周之服也侯于

周之服即是侯服于周故下字若此耳集註凡遇侯字不論有解無解通作維字訓不知侯之訓維出于何據也

文王之德不顯而周之士亦不顯文王之孫子本支百世而周之士不顯亦世皆由脩德來故下緊承說世之不顯厥猷翼翼

厥猶翼翼言其謀圖於邦國者皆秉小心以為之翼翼也文王小心翼翼周之士厥猶翼翼亦感召之機

然哉

思皇多士六句反覆說多士之生是國家楨幹而文王亦深賴之見修德不可以無輔也下章提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而呼王之藎臣亦是此意

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怙冒西土脩和有夏是文王寧國事而非得疏輔後先奔走禦侮輩亦不能成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非狀其容狀其德之深遠也德之深遠由此心

常明而常欽翼來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人心是人之主最不可使昏蔽纔一昏蔽則不能檢點而自主然非常加檢點則又不勝其昏蔽此緝熙敬止四字缺一不可也註不巳其敬覺說未透

上云亹亹此云穆穆下篇云翼翼此何以分曰翼翼者言此心之常欽惕也亹亹者言此心之常黽勉也穆穆者言此心之極深遠也常欽惕則常黽勉愈黽勉則愈欽惕而深遠不可窺此稱穆穆文王必歸

之緝熙敬止也下文論聿脩厥德曰永言配命亦此之意夫

假哉之假宜作昭假之假解有商孫子有字宜作臣有之有看

周原是侯服文王時尚仍其舊而天命實歸之商孫子侯服于周自此始故云侯于周服下是克商後事故云侯服于周詩人一字不茍下如此

前但云假哉天命至侯服于周則天命昭然在周矣

故始云天命靡常

微子未嘗事周也傷微子一語是劉向之文而朱子述之不及削耳

呼王之藎臣曰無念爾祖是一章大旨意

念爾祖在脩厥德脩厥德在永言配命永言是心口常念及之謂念茲在茲即是亹亹即是緝熙敬止

永言配命須以失天命者為鑒故及殷之未喪師云云此四句歸重在下二句

始猶不敢斥王而呼王之蓋臣此云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則直指成王而使之自責自脩矣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教之無過爾躬事

無過爾躬即天之歷數在爾躬無使天祿永終意不必引紂之自絶比有虞殷自天方是教以度殷之廢興而折之於天

宣昭義問言宣布昭明以義理詢問於人也此正聿脩厥德無過爾躬事若問聞通用前今聞何不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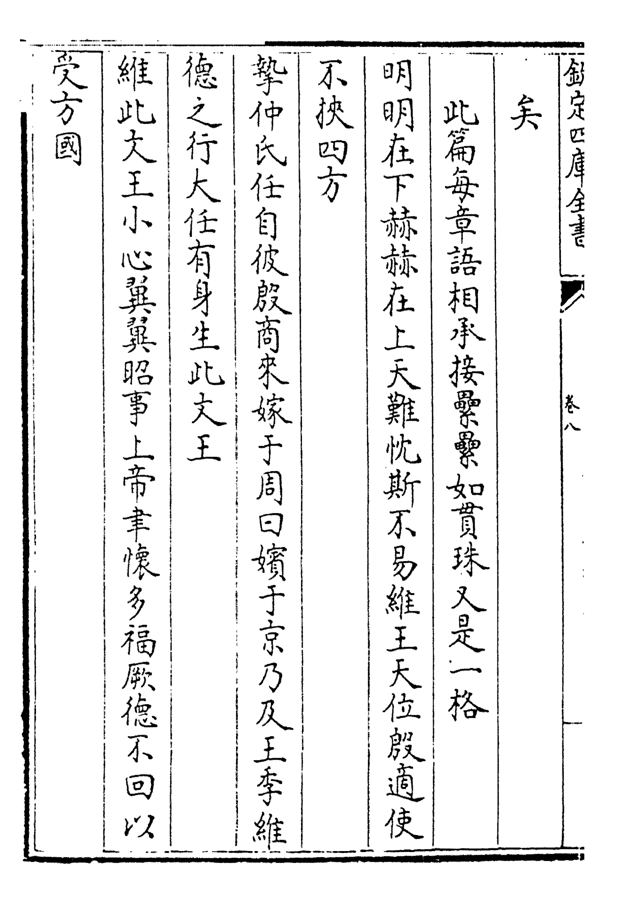
令問耶
抑有虞殷自天愚亦謂當時虞賓在朝三恪在列故
周公於昭宣義問下即指以為鑒若曰自有虞以至
於殷其廢與興皆自天命之甚可畏也若是而脩德
以昭義問其可緩乎
上天之載二句總說天道之微不可以測識意然天
命實主於民心脩厥德以懷萬邦莫有如文王者儀
刑文王則萬邦作孚而天命可永保矣此二句是極

緊要語故結尾言之

儀刑文王不是泛然模擬其外而已就此章論之陟降左右我如何而學其所為陟降緝熙敬止我如何而學其所為緝熙其注想之也若見于羮見于牆而其體行之也亦趨而亦步如是始謂之儀刑始無愧於文王始可致萬邦作孚而永保維新之天命張子云存文王即存天載之神極有見

作孚二字聯讀即無不用情之意反照就是作僞如

解作孚曰作而信之將解作僞曰作而僞之乎始說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終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而中稱帝命不時假哉天命天命靡常峻命不易一行一回顧一提一喚醒而於中又喫緊語曰聿脩厥德永言配命則忠告善道葢莫有踰於斯詩矣成王之得為令主有由哉讀此詩全要沉玩六命字一德字書成王曰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葢深得此詩之旨



矣

此篇每章語相承接纍纍如貫珠又是一格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篇章句下分說最明然要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周家自王季太任積德以生文王文王又加培植焉故誕受天命生武王以伐商成此丕丕之業脩德凝命是文王事故四章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武王王不過承文王既集之命耳故六章云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爕伐大商讀此詩要

識其詞旨之所在

明明在下二句是甚說天人之相對越處兼善惡予奪言為妙

天難諶斯二句緊頂上一串下

曰天難忱斯有去留莫定之意曰不易維王有保持極艱之意

不易維王維字有大意葢凡有身有家者其事皆不易勝然其事止于身耳家耳即有差失亡身耳其姓

猶在也亡家耳其身猶在也維王者威命靈爽足以富貧生殺天下之人其賦性之兇惡者或以自行其恣睢而禀質之昏愚者或以受欺於奸佞荼毒朘削靡所不為天下痛憤以籲天而彼方自以為無事及菑害並至赤滅隨之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此何以哉其位其權與僅僅有身有家者異故其威福之及於天下者大而不善居之者其受禍亦獨慘也故曰不易維王下文使不挾四方正是此意

天位位字是虚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

使不挾四方是天的大旨意合着此旨意便足以王

稍失此旨意便隨以亡

何以先仲任而及王季上言天位殷適仲任自殷商

來故承說之耳觀維德之行在乃及王季下則知王

季仲任爲合德之配乃生此文王大聖人也豈偶然

哉

細玩維德之行一語則其所從來者遠矣但不及追

說耳

小心翼翼是文王一生學問舉其事則肅肅雝雝亦臨亦保是也

聿懷多福懷字不作來字解解作來者謂文王後來許大之福由如此昭事以聿來之耳不知聖人視所現在通是福而常恐不足以保其有是謂懷詩得聖人之意故亦如此說耳若解作來字大失聖人之意矣不敢從

厥德不回從小心翼翼來小心以昭事其德未有自陷於回邪者

輔慶源曰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絶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說得極妙

受方國是自然來歸者如虞芮質成之類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正是文王之受命處

首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正相回顧語此在下二字即首章在下二字

此集字極下得妙論語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周旋審視而後下集之也此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葢亦旋視此在下之人維文王之德足以凝命而下集之耳皇矣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正此意監與集二字正相應

方說有命既集乃提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云云見天生文王復生文王之配來始嘉合篤生武王以承保右之命其事甚不偶然也

詩於太任大姒備叙其所出而於嫁嬪親迎之禮一一詳之見聖人重大禮而不苟且以見其合之非偶也

俔從亻從見是見生於人世者詩意謂此大姒是天所降生者故用俔天字面若曰此天之妹而俔生於人世者云耳訓磬訓譬恐未是

文定厥祥是聘親迎于渭是娶舉兩端而六禮備矣古人之重嘉禮也如此

不顯其光就親迎時說韓奕篇韓侯迎止亦曰不顯其光

于周于京如何聯上句解所謂于周者即前章來嫁于周也所謂于京者即前章曰嬪于京也詩謂大姒克嗣大任之徽故復從大任說當時于周于京與王季維德之行女事莫過於大任今日纘此女事者維有莘之長子亦與大王維德之行故篤生此武王而克承保右之天命也將于周于京聯上句解而將維

行之行作嫁字解可發一笑

篤是加厚之意篤生武王見天有意以生此人也保定意右助意既定而復助是爲成命

燮訓和極是今人稱善調燮者必用文武火爲之天命燮伐葢命武王以威惠並行之也此下字之妙處

俟興俟字訓維字最可笑此句上云維予矣如亦從維字曰維予維興可也如巧從俟字曰俟予俟興可也因何維與俟並用而俟從維解哉據愚見此俟字

宜作本字解當時武王猶為諸侯所從三千人即侯之衆也故曰維予侯興耳

觀武王載誓師之詞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武王亦知上帝之意衆寡之不足論矣而何待衆人之贊決哉曰武王之伐商非其得已也茍自此師之陳而受有悛心天有返命武王亦何樂於必伐哉而當是時則必無是事也故衆人即帝命以贊其決耳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語極大而可以通用者在此章則專從伐商言耳要識得

武王師衆之盛盛以三千之一心也盛以上帝之鑒臨也不然將莫敢與如林者絜長短矣胡煌煌彭彭之足云

凉彼武王凉字依漢書作亮解愚謂凉薄也正照上洋洋煌煌彭彭看言彼何若斯之富厚而此何若是之凉薄哉然一肆伐而會朝清明矣中庸一戎衣而

有天下是凉之說也

覲會朝清明句則知未伐之先不勝其汚濁矣生民在濁汚中亟望時雨之洗滌天戈一指而清明即見於會朝此武王之師善承上天變伐之命而克貽周家有道之長也書用爽厥師正會朝清明之意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乃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

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

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篇詩柄是自文王至此三篇大抵皆周公所作以

戒成王者文王篇專述文王之德大明篇本王季維德之行說到文王之德受天命以及武王此篇又本大王遷都以開王業說到文王總見聖子神孫相為前後所以能成此丕丕之基後世君有天下者當思此積累締造之艱守成業以致盛治緜緜瓜瓞句極比得好通章只此一句足以槩之又詩之一格也

民之初生與厥初生民一般看葢原周之始也劉安成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

豳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窋以失職而奔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

自土土字即土著土字自土沮漆蓋土著於二水之間耳

未有家室非無家室也未若後來之立室家耳

胥宇是大槼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不專主巳室家說

大王遷岐非擇而取之及至岐則必相其可居者居之故因見周原之膴膴堇荼之如飴始謀之人鬼而築室于茲焉

公劉遷邠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略見於山川而精蘊之祕藏可徵於生物公劉之相視視山川也大王之相視視生物也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今堪輿家大約不出此兩端

居以生物為本有生物則有生民衛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宫室曰景山與京降觀于桑亦是此意

太王見此地可居始起意而圖之曰爰始洪範之謀及乃心也於是謀之於衆曰爰謀洪範之謀及卿士庶人也於是爰契我龜洪範之謀及蓍龜也曰止曰時繫承上二句說爰始爰謀謀之人矣而胥以為可爰契我龜謀之鬼矣而兆得其吉是皆曰此其所可居者是止也皆曰此其所宜居者是時也止即居止

之止時即時宜之時曰即人鬼同然之辭到迺慰迺

止方是告其民使居之耳若此二曰字作告其民下

迺慰迺止不幾于複說乎

築室于茲未便就築葢曰此宜築居于是耳與上聿

來胥宇同皆大槩泛論之詞

迺慰迺止是慰諭安止其民使定居也迺左迺右是

多方料理其事使可以定居也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是又為立恒產使為安居樂業計也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則凡自西來居者周旋委曲以為之謀使農工醫賈各執其事而相濟焉是皆聖人心思之所到而處置之必周者也

先定民居為民謀生計而後立室家為廟社重門之制是大王之極知輕重先後處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是司空事致衆庶合徒役是司徒事故次第召之

俾立室家句已含廟堂門社意其繩而下是將所欲

營者分別何為宗廟何為廐庫何為宮社胥引繩以取直而縮版以載焉特其所先營者宗廟耳故云作廟翼翼而下章始詳言之非謂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專為作廟言也

捄之節就縮版以載句詳言之見人心之樂趨人力之踊躍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意同

鼛鼓不勝非鼓不勝不能止也鼓令之進何常令之止此但形人心奮躍以從事勝於鼛鼓之振作耳

首立宗廟次立重門又立冢土許大規模宛然王者之制大王之識見創作於是乎不凡小矣

冢土是國之社禮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宜乎社而後行大王立此冢土正謂自今苟用戎醜必宜之而攸行耳非謂即今日所役之衆為攸行亦非謂立此冢土而即令戎醜之啓行也要看得好

從立室家說到戎醜攸行便見居守齊備衆力盛強足以威制敵人之意故六章承說云云其語意極緊

嚴行文甚次第

肆不殄厥慍二句非不能絕昆夷之慍怒亦不墜巳之聲聞之說大王所避者狄人也非昆夷也即就昆夷說旣不殄絕其慍怒將侵陵之未巳也如何不墜巳之聲聞且厥慍厥問同一厥字何上厥屬夷而下厥屬之巳耶不知此不如是解葢大王所守之土地祖宗之土地也所撫之人民祖宗之人民也一旦爲狄所迫舍之而遠徙即能保全其生靈爲無恙聲問

不從此隕乎吾寧無愠心乎今幸遷岐下度土相居如是以安我人民如是而立我室家如是而建我廟社視昔有光于今爲烈即痛思祖宗不能殄我心之愠怒而創立新業亦可不隕墜昔日之聲聞此大王之所可自慰處而詩人揣得其情以見乎辭者也孟子所引特斷章取義耳而註即泥之爲解不敢從

註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一段解得極明

路從岐山出故云兌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開口處

其道也

厥成成字即獄成成字凡獄已成而上讞及未成而求斷者皆謂之成此虞芮之所質是未成之獄也然但云質厥成而不竟其說即接文王蹶厥生句何也蓋二國雖來質成各愧而歸無事文王之平決而文王之所知者則知有蹶厥生而已矣故其詞若此

文王蹶厥生不是由此動其起興之勢此蹶字當作蹶者趨者之蹶字看此生字當作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字肴葢天地之生民衆矣生民之倚命于君重矣而當紂之時慘烈誅夷生靈不勝其荼毒文王不暇徐行安步也而急趨以拯之出之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此之謂蹶厥生也觀下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則可知當時諸臣之所為力者皆相文王以蹶厥生之事矣不然則文王所謂四臣之助將助予興起之勢耶抑别謂其有所助耶吾不敢以為然也

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蹶厥生也按密徂共伐崇戡黎

亦蹶厥生也春生秋殺皆上天之仁慶賞刑威皆王者之德

予曰有四句皆大王自謂自幸之詞

疏附恐非率下親上之謂疏疏導也附附益也文王雖聖而心常憮焉望人疏導而附益之故云然奔奏奏字不必讀作走字奏進也一奔一奏即往來傳宣德意之臣也但不必說到宣譽耳

疏附是啓沃之臣開我生生之意者也先後是輔翼

之臣佐我生生之政者也奔奏是傳宣之臣布德以利我生民者也禦侮是捍衛之臣奮威以安我生民者也總之則蹶厥生之助也

讀此詩要重看迺慰迺止四節及文王蹶厥生一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註通本作人說亦官人之意

首章言棫樸芃芃然薪之槱之者自至與辟王濟濟然左之右之者自來

次章左右奉璋繫承上左右趣之說若曰此左右來趨者非泛然來會而已者奉有圭璋而其奉也莪莪然當世之髦士也註謂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

助之亞祼以璋瓚非矣文王在當時侯也非王也焉得用圭瓚而諸臣以璋瓚從耶看當日虞芮質成後諸侯聞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如朝會之禮然則可識此詩之指矣若謂文王祼用圭瓚而諸臣以璋瓚從是文王之身僭王也有是理乎愚不敢以不辯

周王之行何以有六師之從曰當時已賜有節鉞得專征伐矣但六師不令而自從則盛德之所感耳重看一及字

曰左右奉璋曰六師及之分明朝覲訟獄征討皆來歸之如天子矣故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文王諸侯耳何以致左右之奉璋六師之追及盍其作興鼓舞之有素也乃所作興鼓舞文王亦何心哉

追琢其外金玉其內自足綱紀乎四方不期其歸而自歸雖禁其歸而有不能者一盛德之所致也故復着倬彼雲漢二章以賛咏之

雲漢其長竟天故以興周王之壽考周王壽考則其

作人者遐遠矣故云遐不作人遐字不作何字解此作人二字訓變化鼓舞之也極當

追琢章註追之琢之云云連下三箇所以字又連下三箇至矣字吾不知其何謂蓋此二句詞雖偶聯而意實串下所云追琢者追琢此金玉也就文王之著顯於外者言也所云金玉者承受此追琢者也就文王之存主於内者言也詩人謂文王之壽考作人不是偽召來的觀其外之發政施仁種種周到真是追

琢其章一般乃其内關睢麟趾騶虞真足真是金玉其相一般勉勉焉我王以此德被及於天下真足為四方之綱紀而四方諸侯雖欲不歸其綱紀内有不可得者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葢如此若謂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猶或可曰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便不可通曰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又將何以解乎此愚不能無辯也

追琢其章分明是文之光四方顯西土事金玉其相分明是文王之德之純此二句歸重在下一句綱紀四方總是之德之純發揮於政治者能鼓舞統率乎人心耳愚故謂此章之為又申上意也

辟王周王我王皆後世之尊稱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序受祖也文王承太王王季之積累是爲受祖而

豈弟二字又其受祖之本須重看

豈弟君子何嘗有干祿之心人見其以豈弟得祿故

云干祿豈弟耳末章求福不回亦此意

寶器不薦於褻味四句語極粹

鳶魚在化育中自然飛躍于天淵人物在聖化中自然鼓舞作興而不知所以爲之者遐不作人正言其所被者遠而無外而不自知也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其變化鼓舞與雲漢爲章者同其久此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其變化鼓舞與鳶魚飛躍者同其遠故皆用遐字遐不作何字解

既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何以又着瑟彼柞棫節曰此詩之所重者豈弟也清酒節但言祭祀受福而無

豈弟君子語故復提說神所勞矣以申其所以能介

景福意也

再照緜篇柞棫拔矣皇矣篇柞棫斯拔看此燎字還

是除其旁草而使木之茂也

莫莫葛藟節與首章無異一云干祿豈弟一云求福

不回深著其無心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也首與尾

正相應

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引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二語蓋文王當日有一毫覬倖之心即回邪也

首章著豈弟之得禄次節申明其必然乃所謂福禄不過神人之交與耳故着鳶飛戾天三節見人與神皆不能外此豈弟之德也末章直申照首章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詩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凡後章事神治民聲聞作

成事通可見文王之聖而所以得聖本賢母之胎教

為多細玩篇章自見得

思齊思媚二思字應作思字解不是語辭齊字亦應

作齊字解不必讀作齋字葢家以内大小莫不聽命焉維端然齊一以整飭其紀綱此方是家之嚴君大任所思在齊其家便能養成文王之聖德而開周家有道之長故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媚有柔和承順意周姜原是箇賢母大任思柔和承順以得其懽心克盡婦道故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為人母只一箇齊字為人婦只一箇媚字而根心者為佳故此上俱着一個思字

思齊母道思媚婦道便自有徽音之播而大姒一一以徽之一一以嗣之所以無妬忌於宫闈而螽斯麟趾獨稱美于無窮也周家女德於斯爲盛

據詩序本文王之所以聖由太任來而得賢内助以承宗廟然後可深當乎先公之心而罔怨且恫是亦不可少者此次章血脉本嗣徽説來而中着刑于寡妻句其文章特妙

據註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

法内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語意極佳自愚論之上三句只説文王得賢内助以當先公之心下三句説文王又以其身儀刑於寡妻以其恩聯屬乎兄弟以御乎家邦之衆内外相成以著其美故下承説云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若註專重刑于句則未有寡妻者將不至于兄弟耶吕東莱曰毫髮不愧于隱微然後遠近可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寡妻至兄弟

大姒之德固好然文王之儀刑自不可少者刑只是以身爲教陳止齋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字其法近恐不止於巽與也其言極善葢閨闈之閒昵媼之愛所從來矣不以威克厥愛如刑焉如何成得

至于兄弟至字不是帶過說至懇至也兄弟一體而分是至親其相友愛是至情此至于云者正親之愛之以盡其至情也若本刑于帶過說恐未是御字亦

不應讀作迓訓作迎車駕牛馬以行全賴人為之御可無險阻傾敗之虞家邦之衆猶車馬然非整齊料理於其上其孰能治之此特下此一御字耳不知何所見而讀作迓訓作迎也

雝雝二句雖照上而實開説總見其居處之不茍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總是箇小心翼翼緝熙敬止處射作斁解吾不知其何始即此篇亦有古之人無斁字何不亦用射字耶愚謂射即是射字疑是觸及

之意詩若曰雖不顯著而常若鑒臨雖不觸及而常加保守云爾如此解自可通不必訓作斁戎疾是外來的不能保其不至脩德是分內事故烈假可保其不瑕

凡人有聞纔加敬慎有諫纔加進脩文王雖無聽聞而心常惕焉必歸於法式雖無諫諍而心常求焉深入於義理此緝熙敬止之極功與上不顯亦臨同意註所云較未得文王勉勉不已之心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則無一人不在化育之中所謂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者即此便是譽髦斯士處而實由文德之純亦不已者來故着古之人無斁句

上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正是古之人無斁處

文王之光大無玷成就人才總由其無斁之心來而所以脩德養心得成盛美却由禀氣之莊敬來故首章本思齊大任以見文王之所以聖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懐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此篇叙大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總見是天命所在非以力所可為

看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句見天本無私於人只求一人焉可以平定天下措生民於清淨寧謐之中便欣然以天下付之所以為人君者當常懷安定生民之心而不負上天付托之意

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則上天擇君之意已略見矣

維彼二國維此四國當時必有所指此不可考而認二國為夏商謂爰究爰度是尋謀四方之國則於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語似多了一轉或曰二國即下章密與崇也亦有理

上帝耆之耆字即周頌耆定武功之耆字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云當是四國中有究心於治理度量於民瘼者上帝之心即耆定焉而增其式廓

耳註訓究為尋訓度為謀而總云求於四方之國苟

上帝之所欲致者體認欠明

爰究爰度正對不獲言蓋未有不究度而能獲者乃

眷西顧二句緊接上說來言當時爰究爰度可以安

定斯民者惟大王焉所以眷焉西顧而與之安宅也

此字指大王此維云者維大王能承此式廓之命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是撤去其障蔽脩之平之其灌

其栵是削治其道塗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是芟除其

叢植㰕之剔之其檿其柘是存植其美材總之則開創以奠民之事所以帝命眷焉而王業之所由始也

大王自邠而遷于岐故云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不是混夷駾矣之說當時狄人侵我邠邑人民已為其所有大王不忍舍之去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使之隨於是民從之如歸市焉而皆自狄人中出故云串夷載路耳

大王本避狄人之侵不得已而居岐曰此維與宅乃

天鑒其衷與之岐以開王業之大詩頌之曰帝遷明德要見人只是一個脩德能脩其德即萬一有不得已事中間反獲大福未必不是天之美意要識得

明德曰帝遷厥妃曰天立見通是天意所在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已受命矣而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實非偶然故云受命既固

肴帝省其山句見天無日不監觀於周即柞棫斯拔松栢斯兊觀之則大王之所以安定其民者益大

當乎天心矣所以帝與作邦又與作對而生此大王王季焉耳

廼慰廼止以奠生民之居乃召司空司徒以立廟社門堂之制此是帝作邦而生有賢嗣曰大伯王季是帝作對此句意重在作對上註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句極好

此對字即下章以對于天下對字有此邦而無賢君以承之其何以對國人故此下一對字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云云雖是因太伯之讓而云然然此處不必多說但謂大王生箇太伯又生箇王季天意便有在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不以存與去間也則維知篤厚周家之慶載錫讓德之光受祿而無喪焉所以能傳世而奄有此四方也若謂太伯因何而讓王季王季因讓而益脩德將太伯王季通看做有心的人覺未快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三則字語極緊若曰

王季之因心則存此個友而其友則友此大伯也則知篤厚我周家之慶而其他皆所不知也

帝度其心恐非制其心之說貊亦不應作莫字解蓋言王季之心維此孝友克篤周家之慶可以仰承乎上帝故帝心亦監度之而使其聲聞宣布於遐邇也度即鑒度之度貊即蠻貊之貊若謂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淨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不知帝何以制其心又使其無何等非閒之言也愚不

敢從

德音必本於明德故貊其德音下緊承說其德克明其德克明云云不是王季之德有此六者王季之德只一個克明而已克明此明德胷中了無障蔽自隨物之至而能分别其等類這便是克類明足以類物其聰明特達首出於庶物之上這便是克長明足以類物而長人則我之德足以綱紀四方而莫不在其統馭之内這便是克君維其克君故王此大邦而其

王此邦也却又以柔和之道治之而克順焉以一體之情聯之而克比焉比及于大王其德即克明之德而靡悔焉此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傳之萬世無窮也愚謂如此解庶得詩人之意

此詩稱王季曰其德克明康誥稱文王曰克明德而此詩上章云帝遷明德下章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可見只一箇克明而非有六者也大學一書中只說得一箇明明德此其一證

前人有明德而後人更改之便是悔

欲言文王伐密事先說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見得文王之斯旅也唯以對天下而初無一毫自利之心欲言文王伐崇事先說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云云見得文王之斯舉也唯以順帝則而初無一毫自逞之意

帝謂文王云云正是天命之所在文王克明德自無畔援歆羨之心而此曰帝謂文王無然云云若天有

所以告戒之者天王成一聖人聖人仰承乎帝命本是如此

畔援歆羡雖聯綿却字各有義畔疆畔也有疆畔以分彼此然後從而攀援之是之謂畔援歆動念也此念既動斯不能禁其羡慕之心是之謂歆羡此二者皆人心之陷溺也無然畔援歆羡絶無一毫之陷溺超然先登於其岸矣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救援生民之陷溺故下緊接伐密之事

王季則篤其慶文王以篤周祜正見其相承處以對于天下正應前章作對一對字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亦已親征密矣如何說安然在周之京且無矢我陵云云說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愚以意逆詩人意若曰文王此行雖奮怒以祖征然此心實無畔援歆羨也惟依然如其在京者以侵自阮疆並不横加肆虐葢所怒者止在密之君而不及於密之士女也故視所陟之陵曰我陵

我阿曰我泉我池秋毫不加犯焉所謂密人即吾人也由是度其鮮原而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聯之邦域之中而絶其侵陵之患此之謂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也

無矢我陵四句是初行師時視密之人民即吾之赤子而無犯秋毫度其鮮原三句是既征討後收密之都邑入吾之版圖而視同一體此總是文王視四海為一家意故下文云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註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不知令容都之耶周自都之耶如令容都之不應既伐而復與之居如周自居之則周又未嘗都於程邑也註徙都一語大欠分曉

方嚮方也萬邦趨嚮曰萬邦之方王歸往也下民歸往曰下民之王

明德原是天所賦於人者我能全此明德便足以類萬物足以長天下君萬邦所謂求民之莫者只求此明明德者而已故帝謂文王曰予懷明德

不長夏以革愚不敢強解但就字義度之夏有盛大意革有改制意或者帝謂文王凡所設施不恃盛大以改制矣乎未知是否

大聲以色便在聲色上見非明德自然之昭著長夏以革便在夏革上見非明德自然之作為有識有知便在知識上見非明德自然之法則故聲色不可大也夏革不可長也但不識不知黙順帝天之則此之謂明德而帝之所深懷者

覲予懷明德一語見天爲生民求安定無日不懷明德之君也故責望之極殷

用聲色即是大用夏革即是長要看得圓融

天道變化不窮實有則而不過故稱帝則此帝則是自然之變化初無知識於其間纔着知識便非帝則之自然故命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事

天何心於生人殺人哉因可生而生之耳因可殺而殺之耳皆有則而不過在文王時如崇侯之譖其罪豈可赦哉舉兵而薄伐要以行天之誅耳呂氏云雖舉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極看得好

文王原有伐崇一事詩人著其奉天命而非我故着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合下一章

臨衝閑閑章正指其伐崇事註緩攻徐戰一段極說得好

凡讀詩須先討求個大旨大旨既得横東竪西無不合着如此詩大旨在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二句上乃所謂莫民者只在明明德之人故叙大王說個帝遷明德叙王季說個其德克明叙文王說個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耆之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不一而足總見上天為民求一賢君若此其切為人君者必明明德於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可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此詩人立言之大旨也不是之

求而徒求之大詞間是章句之儒而非吾所望於說

詩者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此篇因孟子引說古之人與民偕樂故後儒承說前二章是民樂文王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是民樂文王鐘鼓之樂不知此靈臺是文王所築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者自是王政所不可廢乃文王就於此臺畔建有辟廱之制懸設鐘鼓於其中令矇瞍習肄其業倘萬幾之暇遊息於斯即令此矇瞍閒鐘鼓而奏公爲蓋不特朝廷有諫諍之陳宫壺有史管之記在輿有旅賁之規即一游息時未嘗不閒樂

而警惕於其心也此是文王建靈臺辟廱大主意後世因辟廱定為天子之學蓋亦仍此意而為之也不究文王游息警惕之意而但稱民樂文王臺池鳥獸鐘鼓之樂謬甚矣敢伸微喙以正千古之大謬高明者幸虛心裁奪焉

首章叙民之樂成此臺是民愛其君欲其時觀游以節勞佚也次章正叙文王在囿在沼時觀游以節勞佚事乃文王當此之時即臨辟廱設鐘鼓而令矇瞍

奏公故復着虡業維樅二章讀詩者於此等處識輕重之有在斯可與言詩矣文王有聲篇張子註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極有見於論論字不作倫字解論論說也即游息討論之謂詩謂此鐘鼓不虛設而於論時始設之此辟廱不苟臨而於樂時始臨之故再為咏佚而言曰鼉鼓逄逄矇瞍奏公正見此鐘鼓之設設之於論而不虛也此辟廱之臨臨之於樂而不苟也而怡適性情於臺沼

之游者又收養性情於矇瞍之奏矣文王之時爲樂而又不淫於樂蓋如此此愚謂靈臺之詩非專爲民樂其樂而作也

凡矇瞍所奏皆脩身養性齊治均平之事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故曰奏公似不必改訓功字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篇專美武王能式下土昭嗣服以開萬年之祜乃其要只在世德作求上而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則其作求之實用功處也

照下繩其祖武看此下武二字或是下之人能履上人之武也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詩序云下武繼

文也謂武王雖用武功實上文而下武亦一說

三后世有明德於昭于天故云三后在天

首章重王配于京句乃其作配處不在繼其位而在繼其德故繫出世德作求句作求二字要重看先世如何以立心如何以制事皆德之所在也我作而思焉而必求以繼其志述其事此之謂作求統觀大王王季文王之德總只是個昭事上帝德與命原非二也故永言配命是世德作求之喫緊處

永言配命常求合於天之心也常合於天心便常合於人心而人無不信之矣此之謂成王之孚孚之所在即式之所在未有孚而不式未有式而不本于孚者

永言孝思即永言配命之意葢先世之德與天命相合一而我思欲與先哲王相合一即與天命無二矣此永言孝思下承説孝思維則維則者維則此哲王之德也永言二字宜細嚼

式與則正相應孝思維則乃可為下土之式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繫承維則二字來王者維則先
哲王則世德在武王矣當時諸侯其孰不歸之而侯
邦之人其孰不應而順之此侯字正照上成王之孚
一王字此德字正照上世德作求一德字見王者孝
思維則所以能致人之媚茲致人之順應故更出永
言孝思二句以贊其嗣服之無忝也若訓侯字作維
字則上大孝思維則亦既用維字矣此胡獨取巧而

改用一俟字耶且應之維以順德語殊欠暢似未得詩人之旨

嗣服二字即書大誥嗣無疆大歴服之稱謂嗣守先業之人也昭哉嗣服云者謂如此其永言孝思則克紹先業而於嗣服為有光耳

昭茲來許雖承上昭字來其實說繼世而王者茲此也繼世者不知其幾許故稱來許耳

昭茲來許一章若謂昭哉嗣服武王於是乎不可及

矣即此嗣服之昭美傳至於今兹繼世者吾不知其幾許也若能皆言孝思皆言配命而能繩繼先哲王之步武則於萬斯年常可受天之祜而勿替矣武王世德之作求可傳於後世者葢如此

受天之祜節緊頂上說言昭兹來許皆繩祖以受祐則常可受四方之來賀而常可以得人之佐助也葢媚兹順應在當日而世世藩屏王室可傳之於萬斯年故曰不遐有佐耳遐字不作何字解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此詩首二章稱大王末二章稱武王中四章稱王后皇王分屬文武蓋築城作豐維垣維翰是后王君公之事而維禹之績鎬京辟廱則帝皇統一之事也烝字照書烝烝又照後篇烝烝之浮浮看應作鬱盛之意解若八章並用烝哉二字為贊又詩之一格也

此篇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皆出於不得已讀者細玩章句首尾相接處可見其父子之一心矣

曰有聲又曰遹駿云者言其聲之疾且大也遹疾速

意

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是文王一生心事

遹求厥寧是矣遹觀厥成不幾於太疾乎曰非也凡

生民不幸遭其君之荼毒如陷之水火中望救之心

至亟也夙夜以拯之而置之衽席之上則於民為有

濟稍出之遲疑而拯之怠緩則無及矣易解之彖曰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來復之辭文王自道

其遹求厥寧之心也夙吉之辭文王自道其遹觀厥

成之心也此二語宜串看乃得其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就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帝謂文
王詢爾仇方云云看便見得
伐崇即作豐也故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當時崇侯虎不獨譖西伯一事然觀譖及西伯而其
為人之毒惡可知矣其民之不寧可知矣舉兵薄伐
正遹求厥寧之心也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二句極說得文王心事透文王

無然歆羡不大聲色何嘗有一毫自利之心維是太王遷都以安民王季克明以順比自來相承維此孝而文王適追而及之自不得不若此其汲汲耳看太王肇基王迹便是孝於先公王季王此大邦便是孝于太王來孝是自來相傳之孝也遹追是追及前人之孝也註特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殊未快

不曰王功曰王公者文王求寧之心原公諸天下而其功昭濯於天下亦與天下公之者也

文王之德本足綱紀乎四方而自伐崇作豐來覺尤昭濯於天下四方莫不歸向而倚毗焉故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翰即羽翰之翰鳥以翰蔽翼其身文王以德蔽翼天下故稱維翰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二句不是泛泛說當時武王已得天下遷都於鎬矣鎬在豐水東意必武王尊此豐水東注於鎬便諸侯朝貢之途故稱豐水東注維禹

之續繄承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即濬導一節亦是寧民之心而天下歸之也若謂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則上章四方攸同將從何道來耶且由禹之功亦看得忒自然了

兩章四方攸同總狀天下歸之之意

大王自岐遷豐覺較恢大於岐矣而武王既集大統萬國來朝則豐邑又似為窄小其勢不得不遷都於鎬者詩人恐世人疑舍豐遷鎬之為非也故即豐水

東注一節見其纘禹之績致四方之攸同又舉辟廱一節見其以德化民來四方之心服又本其由考卜而成又推其為貽謀之不得已以見武王之遷鎬總亦求寧天下以追來孝之心而非有他也讀此詩者必沉潛反覆而知其語意之所在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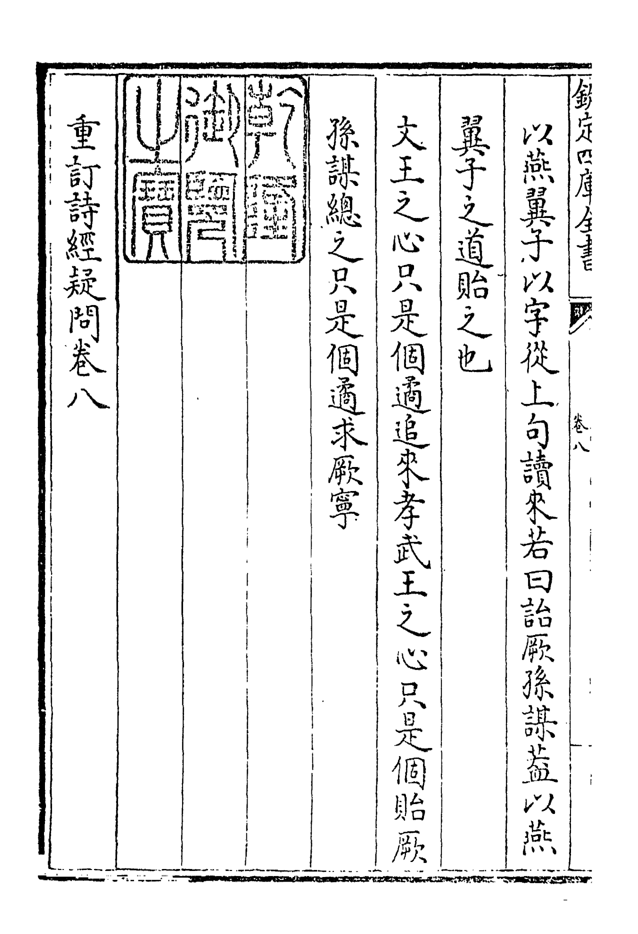
說鎬京辟廱便見講學行禮有許大事體在武王方遷鎬即舉行之可謂知先務矣

考卜維王章總見其不輕議遷意

豐水有芑不是興戓曰豐水傍生物繁茂是道其實也武王豈不仕仕字亦不應作事字解此仕字即如今初八仕者必歷事觀政之謂詩意若謂豐水生物繁茂此法宜於子孫武王豈不歷事體而輕議遷哉蓋謂此豐本佳可以都而地形較窄不足容四方之朝會為子孫王者謀覺猶未便無寧導水東注而成都焉然後可稱四方之都會而貽萬世之丕基是貽謀燕翼之道也此亦求寧以追來孝之心也武王之

不得已也如此看較爲爽快耳

燕訓安翼訓敬而翼子二字聯讀恐未當燕燕鳥也翼翼藉也燕營一壘可居矣而生子衆多不能容則别爲一壘以容之是燕鳥翼藉其子之事也今就豈可居矣而生聚者多來會者衆自今不遷後世子孫將有大不便者而復作鎬以都之是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之道也如謂翼子爲敬承之子燕翼子爲安此敬承之子吾不敢以爲是也



以燕翼子以字從上句讀來若曰詒厥孫謀葢以燕翼子之道貽之也

文王之心只是個遹追來孝武王之心只是個貽厥孫謀總之只是個遹求厥寧

乾隆御覽之寶

重訂詩經疑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重訂詩經疑問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宗　曷

重訂詩經疑問卷九

明 姚舜牧 撰

大雅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畆恒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詩序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后稷生于姜嫄
故首章指說時維姜嫄時維后稷下章歷叙其生之
靈異克相稼穡之功肇祀以迄于今頌所謂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者是也

厥初生民雖原周人之初然唯有稼穡乃有生人生

后稷所以生此民也

姜嫄為高辛世妃所以禋祀以弗無子但上帝敏歆

而介止又其生特異而赫靈所以怪異而棄之非無

人道之感世所謂巨跡之說也辯在後

巨跡之說自昔傳之然愚以為此傳之訛也請先釋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字義然後為解古者祀帝于

郊禖是郊禖即帝所陟降處謂之帝武履帝武者履此陟降之地也敏速也歆居歆也介介助也止依止也姜嫄履上帝陟降之武上帝即速于居歆焉於是即介助之即依止之由是而往載震而有任載夙而不遲載生産而長育故云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云爾後儒襲前訛不察訓履帝武為履巨人之迹訓敏為拇訓歆為動附會曰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拇則足大指耳若何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哉且

此履帝武爲履巨人之跡則攸介攸止又在何方此敏歆爲拇指歆動如人道之感則下云載震者又是何物此皆所謂不通之論也此所謂不經之談也可著之經以詔後世哉敢申臆見正千古之大謬要識首章是總敘一篇之辭下數章乃詳言其事達小羊也出何典孟子不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乎首生胥若於不達維姜嫄之産后稷若或通之是所謂先生如達也何比之生小羊哉即有出典語涉俚

褻愚不敢謂為是也

凡產子未有不坼副者未有無菑害者而况先生乎先生若是厥靈赫赫可異矣故棄之不必於此外又神其說也

上帝不寧三句說得活註亦體認得活葢以赫厥靈雖靈而實異異故反疑上帝或不我寧或不康我禋祀而居然生是子也故寘之隘巷平林寒氷云若謂已寧已康則不應駭異而委棄之矣

腓足腹也腓字者不踐踏而反加護庇也
后稷之生以赫厥靈奇矣三棄之而三不死更奇克
岐克嶷擬其貌狀端偉不凡也
以就口食時便知埶荏菽禾麥真天授之人也
有相之道句極重天之所以生萬民者非此稼穡乎
乃天能生地能成而不能使其民之生且成棄若何
以相天之時若何以因地之利一一左右而曲成之
使稼穡之利昭然大播於天下則有相之道也易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數字註極明然要識其所

以有相處

即有邰家室是堯舉為農師而封之邑也重封邑以

報有功不重主姜嫄之祀

誕降嘉種節是堯舉棄為農師而播其教於天下也

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是約舉是穫是畝是任是負是

互文以歸肇祀則言其任負以歸肇明禋之祀也有

稼穡始有祭祀故特言之非為稷始受國為祭主曰
肇祀也要識得
誕我祀如何以下五句正言其如何以為祀載謀載
惟而下四句見祀之時更須着如此如此也然茍非
黍稷則無以薦明德之馨此稼穡之用於祀禮為極
大也與來歲只說今歲如是祭以盡報成之禮又與
嗣歲亦如是其稼穡以舉祀耳非與來歲以繼往歲
之説也

卬古仰字言仰盛於豆也于豆于登非止黍稷而要以黍稷為主

上章泛言祀此言上帝居歆見祀禮之大至於祀上帝亦維此黍稷此有相之功所為至大也

曷云庶無罪悔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禮不行於郊社神必罪我而降之殃即反之此心亦不能無悔恨者自后稷教稼穡以肇明禋之祀世世遵守之庶可無罪悔以迄于今耳此是總結其有相之功之大

且遠也

以迄于今見生生至于今也正照前厥初生民句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詩序忠厚也二字足蔽此詩矣

戚戚二字說得最親切兄弟至戚也克念天顯念鞠子哀皆從惻怛中流出何等戚戚覺得此一段戚戚之情自然親愛不容已所以舜於傲象欲常常而見之不忍其相遠也詩稱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而敘以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親親之情藹然於吟咏之間真足

令人心興起

兄弟相遠則日疎相近則日親苟無遠行他故而自遠且疎真無戚戚之心者

莫遠具爾是戒其無相遠而相邇也故承説肆筵授几以親邇之註看得忒自然了

肆筵是緊設授几是優尊老此為情之周到處

肆筵而復設之席安其坐也授几而更有緝御足其使令也設席亦是緊設的有緝御是加優於尊老者

緝御即禮記更僕之謂

細玩肆筵設席節供御何等委悉禮儀何等周旋品薦何等豐腆樂意何等舂容詩稱行葦忠厚信不誣也

舍矢既均未必均也觀投壺禮云云自見

凡射以多中為雋故於舍矢既均處見之所以序賢也以不侮為德故於四鍭如樹處見之所以序不侮也

四鍭如樹便見其人内正外直比禮諧樂是謂之不侮非多中而無勝人之容曰不侮也

兄弟何以稱賔曰以曽孫為主則衆兄弟皆賔矣是禮文之通稱也故下章着曽孫維主句

曽孫維主節何獨加厚於老者曰此禮之所以為曲到也燕而射雖尚德然必强有力者能之序賔以賢以不侮亦必有祈爵之禮此尊老者不過端視之耳自非曽孫酌之以大斗而致祈不虚此席乎况燕毛

所以序齒也則尊老之禮又宜加重焉前章云或授之几授几有緝御即是此意此禮之所以為曲到也

黄耇台背以下方是頌禱之詞

老人筋力衰憊全望引導輔翼可益延年以介景福箋訓引翼曰引在前翼在旁疑即祝哽祝噎左右扶持之謂或謂以善道相引翼以享其祺福若書所謂攸好德考終命者道理覺大然恐燕私禱祝之詞似不如此

此與棠棣伐木頍弁篇相似與角弓篇正相反當參看

抑賓筵篇分射與燕為二此篇合射與燕為一而柄謂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葢泥四章有曾孫維主之一語也又泥既醉之答此篇也而愚以為不然既祭矣我孔熯矣父兄耆老助祭於其間求無跛倚之形亦已足矣而既畢之燕可復令觀射於其間乎即少壯者此日既承祭祀之大禮矣不應復舉射禮以

祈爵也况祭畢之燕無暇細詳而但燕毛以序齒能肆筵設席授几緝御若是其從容乎此燕此射決當是平日燕私之燕故若此其欵曲周致耳其稱曾孫云者蓋謂當此燕會即曽孫亦不得以挾其貴至此以共饗云耳而必謂此篇為祭畢之燕泥既醉是荅此篇之詩愚不敢信以為然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詩序太平也太平無事而後君臣可燕飲以相樂蓋
成王祭畢而燕羣臣此羣臣上答之詩也

王人之燕將德意而不在酒故蒙其燕者不獨稱醉

酒而稱飽德

昭明訓光大明德也明德具吾心昭於上下四方是

人君之所以昭臨天下者此德不具將何以承天命

受景福乎故首章祝介爾景福此章祝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一氣說下所謂有融者非於昭

明外更有分毫加增也只此點昭明不蔽於一念之

私不累於一毫之欲表裏洞徹常湛常清而融融如

氷壺如秋月如太虛之無點翳耳若是則此心超然於萬物之上與天地同其貞觀與日月同其久照而可以永終不窮故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昭明有融纔是高朗少點翳便屈於物欲卑污甚矣

高朗云乎哉

令終緊承高朗來高高朗朗可以常照天下故稱令終卑污的如何能久照得

高朗固是令終然欲善其終必謹其始成王幼冲嗣

服而可無深念乎故復着令終有俶句仲虺言謹厥終惟其始伊尹言慎終于始皆此意

公尸嘉告云者借其辭可以達己祈祝之意也

其告維何是詩人語籩豆靜嘉三句是公尸之辭而實出父兄之口即父兄之辭也

籩豆靜嘉是嘉其禮物朋友有攝攝以威儀是嘉其禮儀一串下歸重下二句葢朋友之樂為攝全由貴德尊士來

朋友有攝攝以威儀是嘏辭威儀孔時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衍之以致其祝也

君子有孝子箋訓成王有孝子之行極是葢因容貌之形見以知其孝行之深厚即孝行之深厚可卜其嗣服之無窮也故緊承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二句

祭義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王者躬大孝何所不至何匱之有

子云有教無類易云方以類聚此類字當作肖類之

類看若曰爾孝子既如是其不匱我將永錫爾以克
肖者永永承爾之宗祀也故下文云云
永錫爾類下三節是遞遞相承語玩註甚不安於心
敢先舉所可疑者於左始陳臆見以質高明
一曰室家之壼句不宜輕一曰祚胤不宜分而為二
一曰天被爾祿不宜加先當使三字一曰景命有僕
不宜認是天命之所附屬一曰女士不宜認女之有
士行者一曰從以孫子不宜認隨又生賢子孫蓋永

錫爾類即謂錫之以賢子孫也而室家其所自生故其類維何下繫說室家之壼句見此中一團精瑞之所鍾他日受福祚之佳胤永永其聲錫焉故承說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然所謂祚胤未明也天所福祿之賢子孫謂之祚胤故承說其胤維何天被爾祿而天被爾祿全於臣僕之歸附見之故承說君子萬年景命有僕然所謂有僕未明也天下之士女無不歸往之謂也故承說其僕維何釐爾女士乃士女之生無

非從以左右其孫子使世為天下君故又申言之以明景命有僕之意而總之則所謂永錫爾類也不是之察而輕室家一句祚胤其安所出乎分祚胤為二福禄其誰所承乎天被句加先當使三字後又將何所加乎景命句云天命之所附屬有字其不必解乎釐以句謂女有士行生淑媛使為妃則上章室家之壺非女士乎從以句謂隨又生賢子孫則永錫祚胤者又何物乎讀之前後齟齬不能為解故敢申臆見

以質之如此高明幸虛心一裁訂焉

室家之壺最鍾靈毓秀觀螽斯麟趾之振振可見有

僕有孚宜重看有僕然後成其為君書曰民非后罔

戴后非民罔與守萬邦故曰景命有僕有僕正是天

被爾祿之所在正月篇屢顧爾僕亦指臣說不就附

屬說

周書云綏厥士女甫田云以穀我士女士女女士總

國家之臣妾也故下云從以孫子從以者從而左右

之也正應上有僕字詩意若曰天錫女以祚胤必予女以臣僕左右其祚胤也不曰士女曰女士者叶下文孫子韻耳即孫子二字亦倒用朱子知逆解孫子曰賢子孫何獨順解女士曰女有士行耶

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正言其德之昭明而承祚胤之錫開萬年之統是所謂高朗令終者然昭明有融實自今日始故曰令終有俶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禄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禄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禄來下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

飲福禄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詩序守成也太平天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於繹以賓尸可見焉

此篇叙既祭而繹以賓尸見情意之周到宜享其福禄也故重言以申美之

為尸時不寧而今則寧矣宜言其時措之宜也處言其居處之安也宗言為人所宗而尊熏熏言無不自得而樂總是公尸之自適處

成是安享其成之成爲是無爲而爲之爲下是自上而下之下崇是其崇如天之崇總皆易之之辭而皆言今日之所享無有後艱則自今以後又將承享其福禄而無虞者此頌祝之至辭也

既燕于宗是昨日之燕所謂樂具入奏以綏後禄者故下承攸降而曰來崇焉蓋言所降之福禄日積而高大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塈
凡受祿而膺天命者必本於令德而令德之顯顯只

在宜其民與人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格天之心受保右申重之命者故詩人特次第言之

干禄節繫承申命説凡所稱福禄者不止是及其身及其子孫而皆有令德皆承上天之命此方是申重之無已

讀詩人之詞若祝頌其子孫受福於無艾咏詩人之意實祝頌其君之身保盛美於無窮美矣而實祝頌矣而實規此是詩之有關於君德處

穆穆皇皇而下雖是頌美之詞然實欲其王之穆穆君之皇皇欲其不愆忘以由舊章也欲其威儀之抑抑德音之秩秩欲其無怨惡以率由羣匹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也又欲其為綱為紀以燕及朋友為百辟卿士之所媚而深望其不解于位為民之攸塈也詞在君之子孫而意在君之身詞若自然能之者而意實欲其君勉焉以從事此詩人惓惓祝願之深意

穆穆皇皇皆敬德之著於容貌者據詩詞雖有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之分然要之凡為君王者皆須有穆穆皇皇之心有穆穆皇皇之度況此處專重王者混說為佳

不愆不忘二句不作自然說言不敢過差不敢遺忘維先王成憲之是守若前有大路率循以由之而不敢一毫之踰越也此之謂穆穆皇皇而可以宜其民人者此句是此章之喫緊語

率由舊章何以必先之不愆不忘蓋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其下最人所難傚而易愆最人所敬憚而易忘者若是而何率循之為維是動懲愆過心警遺忘而時加念及焉然後知舊章之為美尊信而率由之故詩人於率由舊章上先之以不愆不忘云

威儀節承上穆穆皇皇來為君王者常存敬恪之心而威儀自然其抑抑德音自然其秩秩且無私怨無私惡而惟羣匹之是師亦若前有大路而率由之不

敢悖然則德宜其民人而受福無疆足為四方之綱矣此無怨無惡二句又此章之喫緊語而詩人所深致祝者

羣匹是衆賢即易之所謂夷主也人君能遵由衆賢之所行方可以凝命而獲福易曰遇其夷主吉行也正此意

率由羣匹何以必先之無怨無惡蓋凡稱賢者必以禮義閑其身而以典章規其上與詖佞之柔和取悅

者不同上之人雖加敬而未必無怨心焉而況柔佞
者日夕浸淫於其側未必無惡心焉故必為人君者
真知羣匹之所為有益於身心有裨於治理而如前
所謂怨惡者一不萌於其心方能親信而率由之也
故詩人喫緊在無怨無惡而朱子於怨惡上又加一
私字極透快可玩
之綱節又緊頂上說來曰之綱真是一個綱曰之紀
真是一個紀所謂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者是其所整

飭維持真足為朝廷之法守而在朝諸臣不過仰受其成焉耳所以説燕及朋友如是而百辟卿士其孰不心悦而親媚之據其親媚之情但維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而已不解于位無他只是常存穆穆皇皇之心不愆不忘而率由舊章常秉抑抑秩秩之度無怨無惡而率由羣匹此是令徳永宜于民人而所以承保右申重之命者端不出乎此也故詩人於其末也又咨嗟言之

既曰率由舊章矣何以又曰率由羣匹羣匹者動守成法以舊章導其君者也故必率由羣匹乃謂之率由舊章然又何以曰不解于位人君之所以率由者此心也此心少解動棄仁賢而藐成法矣故必不解于位然後能率由羣匹率由先王之舊章此詩三章一轍加一轍而總歸令德以受申重之命蓋不止是公尸答燕之詩實萬世君人之龜鑑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彊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

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

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人君身居九重最患不知民事周公於成王之初政也作無逸俾具知稼穡之艱難召公作篤公劉使備知締造之勞苦總是一意

篤即前篇以篤周祜之篤周家篤厚於民事者莫如公劉故每章首篤公劉三字

公劉處西戎中必常被其凌侮而奮然有不自安之
意故首着匪居匪康句下着思輯用光句
廼埸廼疆而下皆從匪居匪康一念來處患難中而
怡然居康萬無振奮之理齊姜謂晉重耳曰懷與安
實敗名其知此理也夫
人雖有振奮之心而料計未周籌畫未定而草率為
之萬無可成之理看公劉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
餱糧而思輯用光爰方啓行然何等料計之周籌畫

之定所以一舉而造萬世之大業
公劉此舉主意只在思輯其民人所以能締造此大
業計不在民而維為家室慮吾未見其有成也大王
遷岐爰始爰謀只在迺慰迺止迺左迺右疆理宣畝
上用功是克守公劉思輯之家法者
次節全是相土以謀居故首提于胥斯原句曰既庶
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是正道其相度之意若曰
今斯之遷非細故也必居此原也既庶而衆既繁而

盛既順而宜迺為之左右宣理而無永嘆焉斯不枉
此遷也已故一陟一降相視之極其周曰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者葢正應前于胥斯原一句也註朦朧訓
庶繁曰居之衆順宣曰居之徧於三既字一迺字全
不加察吾不敢信為是也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而啓行必加刀劒維兹相視斯
原上下於山坂之間故所佩維玉及瑶鞞琫容刀而
已言不能多帶也東萊謂以如是之佩服覩如是之

勞若斯其為厚於民極說得透

三節是營定邑居事逝彼百泉云云不應分上觀下觀說前云于胥斯原既相得此溥原矣而欲定為都邑不妨審視之詳乃又逝彼百泉而瞻彼溥原曰是可以居矣而未識京之所在也迺陟高岡乃覯于京見此地形高聳民可稠居是京師之野也于時定居於此而為之處以處其民為之廬以止其旅為之出政之堂而言言為之論事之所而語語盡諦視若斯

之詳也所謂公劉篤厚於民事者葢如此

凡大地必有大水環送來而水泉所凝聚處開陽發秀此便是個都會故公劉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京不是地名公劉所都地曰京當時槩從平坡看難以定止維陟南岡下視之乃知今所都之地是個京師之野而然後定居焉堪輿家所謂南山須用北山看者是也

處處不是為之居室上處字對廬字下處字對旅字

當時隨行的有即欲定處者為之處以處之其尚在
客旅者為之廬以旅之耳
要識下處旅言語四字是死字上處廬言語四字是
活字
四節不是落成宮室葢定居後飲食以合其渙也當
時定居於京是謂于京斯依然蹌蹌濟濟之衆臣非
筵几其曷以召之召之既至非飲食其曷以聯之故
俾筵俾几於其前而執豕酌匏於其後當飲食時即

曉以一統之大義而為之君焉示以一體之至情而為之宗焉蓋方啓行時人心雖協齊而今已散居或恐人心之泮渙故繞一定居而即為此聯屬人心之大計耳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享帝使知所尊立廟使知所親皆所以合其渙正是此意從遷之民衆矣而筵几飲食止及蹌蹌濟濟之臣是舉其大者而徧及之也甫田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亦是此意

既登乃依非依几也即前斯依之依盖蹌蹌濟濟雖

說有此臣而實未至也俾筵俾几以召之始登乃依

耳要看得活

乃造其曹曹字如何作羣牧之處解周語云民所曹

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衆類之稱上蹌蹌濟濟是士

大夫曹其衆民也乃造其曹在既登乃依下正說士

大夫咸集于此乃造曹衆之民使皆至此看今日之

所爲飲之食之者正教之以君之宗之之事也書盤

庚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此造字之所由取也其事同其義同是一証若說造羣牧之處執豕于牢成何文理此朱子所宜亟改者

君之宗之教士大夫君之使羣曹知所君也教士大夫宗之使羣曹知所宗也

既溥既長從瞻彼溥原來既景迺岡從迺陟南岡來相其陰陽視嚮背之宜也觀其流泉察水泉之利也

此固辨土宜以授民事故隨說定其軍賦然險要之當守亦於上數句見之此緊接其軍三單一句也照下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看便自見得

其軍三單雖是定其軍賦徹田為糧雖是定其稅法豳居允荒雖是又廣山西之田然愚細詳其旨似不如是詩意重在豳居允荒上葢當時公劉啓行來止是于胥斯原隨而定居以合其渙雖居豳地猶未全

有也于是料理其軍其軍三單料理其糧徹田為糧乃度其夕陽而日開荒以充拓之故下章云于豳斯館涉渭為亂止基止旅直至芮鞫之即盖言公劉之遷若是其相地而止居若是其開荒而充拓所以為篤厚其民而詩人終言之也儒者不達斯旨謂既溥章是辨土宜以授民而定其軍稅之法于豳章是又總叙其始終吾不敢以為是也

其軍三單徹田為糧豳居允荒即前迺積迺倉迺裹

餱糧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口氣然則公劉之匪居匪康豈直西戎之時為然哉即遷豳之日而此志殆未嘗少懈矣

豳居允荒荒字是開荒之荒有大意在不宜作大字解周頌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正是此荒字

于館即春秋傳館穀館字公劉開荒於豳即館穀於豳故云于豳斯館然涉渭必須舟渡故云涉渭為亂

豳地西北寒甚非精力耐寒者不足以堪之故取其

厲取其鍛而止於其基迺為之疆理其事既止基而衆且有矣然後夾遡二澗以止其旅迺居止稠密而安集可更無遷徙也芮㕡虞芮質成之芮鞫窮盡也言豳地開荒止居盡頭處直到芮見隣豳之盡頭處故曰芮鞫之即耳恐非即芮鞫而居之之説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此篇重豈弟二字豈弟主德言存誠信愛民之心自
通好惡於民而行强教悦安之政二傳所云兼用之
可也
泂酌彼行潦云云有大意在若曰行潦無根之水也
挹彼而注此尚可以為用况實有豈弟之心行豈弟
之政不足以澤民而為民之父母乎此方是召康公
戒成王意
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雖平然靡瞻靡依此

父母也靡怙靡恃此父母也必為民所歸為民所塈方可稱父母之實故下丈推極言之

泂酌之泂訓潦泂溉之溉亦訓潦將曰潦潦乎溉必是溉器是因用而得名者

此特照註為解耳詩序云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詩緝本此言酌彼薄陋之物可以祭祀使天饗之者由設祭者是豈弟之君子為民之父母也祭不必用行潦甚言不在物也極體看得好宜從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讀此詩要識召康公規戒之意藹然默寓於諷咏之

中

有卷者阿而適際飄風之自南豈弟君子所以來游

而來歌也以矢其音緊承說若曰君臣之間有倡有

和君來游來歌矣臣亦願矢其音而君試垂聽焉耳

矢有直陳無隱意故就今日之伴奐優游隨規之彌

爾性似先公酋說到土宇昄章又進一步矣又規之

彌爾性為百神主說到受命茀禄更進一步矣更規之彌爾性純嘏爾常何者此性非他天所命也天命本然之德本足以長人而為天下君本足以守成而為百神主本足以嗣大歷服而受無窮之福祉但患其君以逸豫滅厥德而不能彌其性斯無以綱紀四方常享此太平之福耳故召公首及之然所藉以彌爾性者在用馮翼孝德之人以造於顒卬圭璋之地故次第及之然有是君方有是臣感召之機若梧桐

鳳凰然未有不相投者患不相求耳今王有車馬王宜籲召天下之賢才共圖治理而非可伴奐優游以自休者故以矢詩不多維以遂歌終焉招賢士養性靈守成業而致成治此是召康公一詩大主意

本來游來曰伴奐爾游即承游字曰優游爾休一字不苟

此伴奐二字有大議論在伴伴伴也伴儻也奐奐釋也成王游卷阿時必與羣伴儻相奐釋於斯地為詩

歌以愉快召康公偶見此謂是治亂一大關頭也就於其游歌時矢音以規諷之先教之彌爾性隨教之親近賢人君子以為盡性之助後教之備車馬以招徠天下之賢才藎親禮賢士大夫以享太平之樂勝於同官官宮妾優游於卷阿之上也故特從伴奐爾游矣說起儒者不察將伴奐通泮渙與優游共訓閒暇之意為千古之大謬愚偶有所見亦願矢詞以正于高明

嘗讀唐史見老伴伴字面宦游謁益藩敬問大内呼宦侍宫娥果稱伴兒伴伴乃信伴字所從來而伴奐二字終不可通為泮渙也再按訪落繼猶判渙謂工夫間斷義理未馳未嘗通用伴奐伴音判奐音喚謂可通用愚不敢盡信也

俾爾彌爾性俾字有大責成意在此一句是一篇大緊要語不應作終其壽命解

天保三俾爾是天所賦畀此三俾爾是人所注望皆

忠臣望君之辭

彌字亦不作終字解彌滿也充盡之謂也盡其性則可為四方之則四方之綱此愚謂此一句是一篇之大旨也中庸盡性之說本諸此

酋字亦不應作終字解酋是特達過人之稱今世稱酋長取此意

昄章應作版圖看

周自文武受命以至於今而太平無事極一時之盛

故稱受命長而茀祿康

純嘏即上文之受命茀祿也爾常者常膺此無窮之

歷服常享此太平之茀祿也載見篇云俾緝熙于純

嘏純嘏而本之緝熙亦此篇俾爾彌爾性意三言俾

爾彌爾性規之使常存此性也常存則享如此之福

祿不存則隳先公之業神人擕而大命去矣可畏哉

愚固謂此性是天命之性非可以壽命解也如以壽

命解即已不令終繼世未必無賢者而寧渠至是哉

有馮有翼在有孝有德之人而君可藉之以引以翼者故其詞云然

馮可依以為安翼可賴以為輔是引翼之人引即引君當道之引翼即予為女翼之翼是馮翼之事曰有德是矣何以先有孝孝是天性第一義故孔子稱為至德要道中庸一書統論盡其性首稱大孝達孝有孝有德是克全其性之人君人者不得此等人引翼何以能彌其性

有馮有翼是虚説有孝有德是實説以引以翼是實用孝德者以爲之馮翼也所以能爲四方之則四方同此性也吾先彌性以立極四方其誰不則而傚之記曰君者則人者也

顒卬是容止之尊嚴圭璋是充養之純粹聞望是見聞之隆赫總之皆君德也皆彌性之符驗也皆得於馮翼孝德之助而致之者

綱爲衆紀之所繫君爲萬姓之所繫一人正天下莫

不歸於正故曰四方為綱

以引以翼四方為則是泛說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是實用馮翼孝德引翼以造其極者故稱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吉人吉士總是馮翼孝德之人在朝曰士在外曰人耳

亦集爰止是吉士已立於朝矣故維君子使而媚于天子亦傅于天是吉人欲見於世者故維君子命而

媚于庶人媚天子媚庶人總是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事分而言之者見得維上之所使所命耳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見賢士當出潛離隱之日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見賢君當明出地上之時此言一時相值之甚偶菶菶萋萋喻賢君禮遇之殷雝雝喈喈喻賢士和鳴之感此言一時相召之必然但曰君子之車云云而不言其所以用引言而不發含意於無窮此最詩之極妙處

反復更端矢詩亦既多矣而曰不多者愛君無已之心猶以為未足也

維以遂歌云者若曰此維因王之游歌而遂矢陳之不知其詞之可當於君心否也喫緊要其深思而自得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徳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詩序召穆公刺厲王也是註謂同列相戒之辭者想

當時上悅於詭隨執政者轉相效尤使一輩無良小人放恣於邦國之中公然大肆其寇虐而民不勝其勞苦故作此詩以告執政者而實所以刺其君也

劈頭説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見生民不勝其勞苦今亦可少康寧之矣蓋中國四方之根本也根本病枝葉無有不受病者惠此中國庶四方有所仰藉以綏寧耳此是一篇大題目下無縱詭隨云云正承説此係根本之所在所以當嚴加任

用不可放縱無良的人胡行亂做貽中國之害而擕

四方之心

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詞緩而意懇曰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意正而詞嚴

只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而緊出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語何也朝廷之用舍關生民之休戚用匪其人而

貽害于內外不小小也故其詞云云

無從詭隨四句一氣下重首一句用人者能審其人

之心術無縱詭隨者得列於其位則彼無良者自知所歛戢而可止寇虐之害矣彼雖不畏明而寧不憯然知所懲乎謹字遏字憯字正應上無縱二字

詭隨是小人之心術無良是小人之品格寇虐是小人之荼毒不畏明是小人之放肆

憯動心貌小人雖一向放肆而無畏苟無縱之彼亦必有憯然動其心者故特用憯字如何訓作曽字看

後章曾莫惠我師曾是莫聽屢用曾字此詩獨何巧

用憯字要人作曾字解耶

柔遠二句緊承上說來若曰如是其慎用人所以柔其遠能其邇以定我王室也是所謂惠中國以綏四方之道也語意極回顧有情

書稱柔遠能邇歸結在難壬人此稱柔遠能邇喫緊在謹無良總一意

康字休字息字愒字安字不重所重在惠此中國上而喫緊只在無縱詭隨一語其反覆乎言之者蓋極

小人情狀之可惡見已之諫所以為緊切耳凡人臣事君始何嘗不洗心為國迨其後稍自逸也悅詭隨而任之則前勞盡棄矣曰無棄爾勞以為王休益提醒而令之知謹也比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語更切惛怓非讙譁也惛从忄从昏怓从忄从奴是小人之心昏迷於利欲奴奴然以思逞者故究其欲則無所不至而曰罔極觀其狀則備諸醜態而曰醜厲窮其情則曲為固結而曰繾綣此所謂無良也乃其在君

側只一味詭遇以隨人故拳拳以無縱詭隨為說
無良之肆為暴虐豈敢自縱哉小人工於媚悅而巧
於彌縫人主不覺入其彀中其情始恣放而思逞是
其縱君縱之也使燭之蚤而防之豫俾詭隨者不能
一行其奸則其人自歛戢而不敢肆矣故曰無縱詭
隨以謹無良謹字正與縱字對
上言無俾民憂是釋民之害此言無俾作慝是絶彼
之惡絶得小人之惡方可以釋民之憂

敬慎威儀二句重在近有德上近有德則自遠無良矣然必先從敬慎始是根本之論也

邪説與正道敗是理之必然者無俾正敗全由禁邪來

戎指無良説其人雖小而彼所懷挾及其規為動關天下國家倘一不謹而其禍將不可言矣故曰而式弘大

曰以綏四方是泛説曰以為民逑見其必如此而後

可聚民也曰以綏四國言四國由此其可綏曰俾民
憂泄則民去其憂矣去其憂則國可保全無害也故
曰國無有殘
曰正敗正猶在也曰正正反則正盡覆無存矣此語之
淺深也
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使知所趨也曰無棄爾勞以
為王休使知所圖也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使知所
本也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使知所謹也曰王欲王

女是用大諫使知所聽也

五章結語處三用王字所以警其臣者至矣而未必出于王之心也如是立言者使其臣聽之深聳而不違而其君聽之亦深思而不怒耳所謂言之者無罪聽之者足以戒正是此等語

玉女玉字下得極妙凡人甚相愛者必冀成其美而維恐其有一毫之玷瑕此玉女之説也思今所以玉其成則不得不自珍玉矣西銘曰玉女于成明白正

大以諫之曰大諫王女而用大諫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詩序凡伯刺厲王也是觀首稱上帝板板及天之牖民以下分明刺王之詩維我雖異事及爾同僚似為同列相戒語耳大抵有君如是其臣從之作詩者不敢即先斥言始姑為戒同列語而後深警乎君心也要識得

首二句是提綱語出話以下正申其板板而病民處

故作詩以大諫此章是一詩之綱領

出話不然二句直說下總見其無經國之遠圖而靡聖管管二句又本其心之藐忽而妄為者言之故深嗟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焉耳

出話不然便是為猶之未遠處

出話不然然字是人心之同然然字

凡人懷深遠之謀者其出言必不茍斯人也信口胡言而未嘗思為久遠計但維謂世無聖人自任其局

小之見即國有大謀大政所當亶心為之者而彼且不加誠實焉嗟乎斯其猶之未遠而下民之所以卒癉也是用大諫蓋為此耳

猶之未遠即上為猶不遠但上是重言以病之之詞此是輕言以嗟之之詞

管管即管窺管字蓋曲局淺小之見未窺聖人之大意者謂世有聖人而虛心以聽之則其見日益大而其猶日益遠靡聖而一任管管之見所見能幾何所

圖能幾何此最是君人之大病

宣訓誠是但就不實于宣語詳之此宣字當是大政事大謀議所當宣心以為之者而一以不誠處之故曰不實于宣耳

憲憲即成憲憲憲字自以為憲憲憲則不顧理之是非矣此本靡聖管管來

管管則憲憲憲憲則泄泄而不思為國家久遠計矣故教以辭之輯矣民之治矣云云

辭之輯矣四句正出言合理而為猶之深遠足以宜其民人者

辭之輯與懌全由此心體會聖謨之洋洋發出所以先得人心之同然語意若曰其辭如此此方是民之洽民之莫是之謂訏謨是之謂遠猶云爾之洽之莫與胥洽胥莫不同認得此語意真切照上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看極有意味

我雖異事三節反覆著其不受善言實心為朝廷做

事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實于亶處

嚻嚻亦從管管來自以巳見為得而反笑人言之為

非也故承說我言維服勿以為笑

我言維服之服即衣服服字言巳所言有關於民生

國計是日用之最切者書說命云說乃言維服照下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看便識此維服之義矣

詢于蒭蕘是先民之言漼即漼溉之漼漼漼者欲入

其耳而沃其心也蹻即古脚字蹻蹻者下遺而不加

之意也

憂讙者以老成憂國之言為讙浪也

將行也熇熇暴虐之意與上輯字懌字正相反

夸毗二字聮讀謂以夸大之言毗其君也民方如蜩

螗如沸羮而彼乃謂太平無事諛悦其君以取容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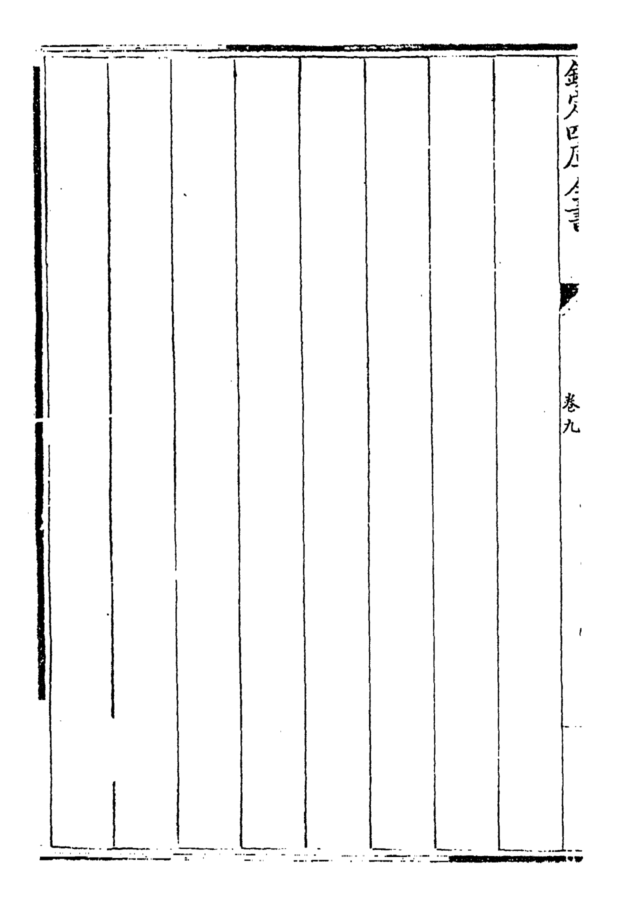
李林甫楊國忠之所為也此二字極描得小人情狀

出

凡君子垂紳正笏端言於廟堂之上小人必多方以

迷亂之而使終不得伸焉善人即懐有遠猶無由得展若尸之不言不為者然是之謂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原闕



自省又出怪異以儆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災異之譴告天之怒也怪異之儆懼天之渝也此不知敬而戲豫馳驅以處之傷敗其可免乎此詩人之所為惓惓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戲豫馳驅不照前憲憲泄泄等辭說戒其臣曰無然憲憲無然泄泄戒其君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語各有體

讀昊天曰明數語天之威命靈爽無時而不監觀在下而人之往來作息無一而不對越在上兢兢業業

有不可瞬息忘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方是敬天的樣子

此詩前五章統責其臣不知畏天而不為深遠之謀後三章始責其君一於懷德而實脩敬天之事上篇先致責辭而以是用大諫終此篇略提責詞而以是用大諫始各一體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羮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詩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

首稱上帝又出天字分明借上帝以指其君上帝蕩

蕩而可肆疾威乎此其意可識矣

首三四句若歸咎於天而隨接天生烝民四句見此非天之命也人自不以善道終故致命之多辟耳自此以後通說鮮克有終事

天命人本無不善而人初時亦無不善維其後不克有終天命亦從而改移故曰其命匪諶

厲王任榮夷公以罔利而又用衛巫以監謗彊禦掊克之人皆居位任事與當時殷紂之惡一般故詩人

借殷商以深刺之

曾是云者治世曾未有此人亦曾未用此人曾是此人而可用之在位在服乎在服者服是事也

此彊禦掊克一輩人慆淫無度固天所降生苟為君者心存愛民放流屏棄之彼亦胡敢肆其志哉唯是庸君汚暴作興此一輩人故彼始竭力為之耳

天命皆善而曰天降慆德何也善是人之本性而中間有為不善如叔向之母所譏者即初生時便不同

謂非天之所生不可也

彊禦掊克何世無之維君之興與不興耳

凡君道之所宜為者曰義義之類不一而足皆君人所宜秉執者若彼彊禦之臣搏擊以為威多取懟於天下且肆為流浪不根之言正宜加察而遠斥之者顧反與相對合唯其言之是聽其冦攘式內何怪哉所以衆懷怨憤共作詛呪不知其所届止究竟也

上並舉彊禦掊克此何以特申彊禦彊禦者必掊克

貪暴本一事也故云寇攘式内寇攘者攘奪民財也

此一節正申上章女興是力意

流言以對不是彊禦者用流言以應對也此輩人亦知人所共憤而恐禍之及也姑為流言以自飾乃君反嘉賞之契合以為對所以彼得寇攘式内耳以對正照秉義説秉義者不與對而此實與之對也

侯字宜作衆字解作字祝字宜相聯讀凡祝詛皆民心作而為之者故云然祝有祝其降祥者有祝其降

禍者今方言並稱呪祝似不必改作爲詛改祝爲呪也

嘘濡㫬育是君人之道炰烋如虎狠斂天下之怨怨豈君人之所宜有哉而彼方以爲得計是所謂斂怨以爲德者是眞不明之極者故即承之曰不明爾德云云

用彊禦掊克之臣是炰烋於中國之實事故能斂天下之怨

天下未嘗無賢者維是不明其德賢者望望而去耳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然君德之所以不明者實由無賢者之輔導故又曰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反反覆覆言之總申其不用賢以克明而斂怨以為德也

天立君以為民極全望其明明德於天下何嘗令其沉湎於酒彼昏於酒而縱彊禦掊克之臣以炰烋於中國是所謂不義從式者此不義從式正與上文而

秉義類相照應言義之不秉而維惡之是用也

爾止君人之所止也君不秉義而湎酒是謂從爾止小大近喪言天下小小大大皆不能存活而近於喪亡也

人尚乎由行謂上人見此景象速宜改轍乃尚由此以為行也

匪上帝不時云云言上帝常欲人之皆善世之皆治豈故為此不善之時維是老成典刑世所倚以為治

者殷既不用舊而又不遵先王之典刑故至於此耳甚言其非天之故也

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今人不用舊動説無老成人人亦不敢與為辯然世雖無此老成人也典刑立於先王傳於後世今亦豈盡亡乎如此責之便使他無詞可對

天本與人君以明德彼沉湎于酒惟不義之是從老成典刑之盡棄此正是其鮮克有終處故從彊禦掊

克忽怵說到不明爾德即提天不湎爾以酒又責其不用老成不聽典刑明白說匪上帝不時見果是人之罪非天之為也

明德是君之本實不明德而秉義即外具可觀其能長久乎人未有元神喪而不死者國未有君德衰而不亡者木未有本實撥而不瘁者

首章提命之多辟由其君之罔終乃君之罔終全在用彊禦掊克之臣故次章指出用彊禦掊克之臣全

在不秉義類故三章指出不秉義類而炰烋於中國全由不明其德故四章指出不明其德全在沉湎於酒故五章指出沉湎於酒而不明其德則必至沸怒而喪亡故六章指出喪亡之由在不用老成人與典刑故七章指出若是則自撥其根本而夏殷之事可為萬世之明鑒矣故八章明白言之總歸在人之罔終非由天之多辟

通篇說殷商事只末一句泄出本意來此議論之極

佳處此文章之極妙處

首提大綱而章章以文王曰咨致反覆嗟嘆之意又詩之一格

大抵世所尊信者宗祖所鑒視者近代文王與殷紂事周人歷歷能言之而後王忽焉不知所儆戒故自蹈于昏愚之覆轍此詩自首章而下章章提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以喚醒之至末稱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儆切之使克守天命之初永為下民之辟而不

自撥其本實以取危亡之大害其立意極正大而其命辭極緊嚴葢不獨成周之箴銘而已也凡君天下者皆當書此篇于屏几以為萬世之殷鑒

乾隆御覽之寶

重訂詩經疑問卷九